

琼台书院三百年文脉相承。
李幸璜 摄

明清海南 人物志

琼州秀才 羊城举子

林之椿，字秋舫，号嵩龄，琼山博茂人。他自幼天资聪颖，过目成诵。《琼山县志》记载，林之椿“听塾师讲授遂能背诵，不遗一字。其父芹明惊异之，教之学文，出语惊其先辈。”未及弱冠，林之椿便参加县级童生考试，考中秀才。

初露锋芒后，林之椿进入广州广雅书院深造。广雅书院由时任两广总督、晚清名臣张之洞创办，课程参考学海堂的设置（旧例）。该书院不仅扩大了招生规模，更致力于推行经世致用的新式教育理念，成为当时两广地区的学术重地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林之椿与冯骥声、王国栋、吴应星、陈业骏等琼州学子同窗共读，结下深厚情谊。当时的琼州学子只能到广东参加乡试。广东乡试竞争异常激烈，林之椿屡次名落孙山。直到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林之椿与冯骥声终于一同中举，林之椿名列第九十六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与林之椿同榜录取的还有广东新会人梁启超。当时梁启超年仅十六岁，却高中第八名，成为这批举人中声名最著者。

乡试录取后，林之椿开始了四次北上参加会试的艰难历程。他把晋京视为开拓眼界的机会，写下“功名身外何堪恋，藉此稍增眼界新”的诗句。这四次北上，或从广东走陆路，或从香港走海运，的确打开了林之椿的眼界，也让他写了很多忧时伤世的诗歌。从香港启程时，他写下《泊舟香港》一诗，诗句“中原多弃土，失计在和戎”流露出对时局的忧思。行至上海，他写下《抵沪上作》，用“繁华世界竟如何”描绘租界洋楼灯火、笙歌不绝的景象，转而感叹“可惜中原蕃庶地，岛夷安乐擅行窝”，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权益外落的痛心。初至京城，他写下《初至都门》，以“看花初识帝城春”表达初入京城的兴奋和好奇。但是，晚清末年内忧

琼台书院末任掌教林之椿：“海外奇才”耀杏坛

■ 陈秋如

琼台书院是海南最具盛名的书院之一，其历任掌教皆为名儒耆老。林之椿作为琼台书院的末任掌教，自年少时便以文名著称。广东学政王鸣銮莅临海南按试（官员对考务的监督）时，看到林之椿效仿先贤丘濬《南溟奇甸赋》所撰之文，深为叹赏，誉其为“海外奇才”。中举后的林之椿，曾多次往返于广东与京城之间，洞察时势变迁，遂大力倡行新学，力主教育维新。在林之椿与其他乡贤的共同努力下，琼州教育逐步迈向近代化，为近代书院改制为学堂、学校作出重要贡献。



琼台书院内的「创建琼台书院碑记」。



琼台书院里的鸡蛋花树。

外患，科举内容新变，难度也随之增加。林之椿写下“角逐名场非易事，迩来花样日翻新”的诗句，表达了落第的失望之情，诗歌小注中也提及落第的原因：“因二字误用被黜。”失之交臂，令人叹息。

林之椿一生中，曾先后四次不远千里参加会试。最后一次与同乡举人粘世诏、曾对颜、杨庆麟等人同行，前往临时考点开封，依然是铩羽而归。尽管四次会试均未能如愿，却促使林之椿对时局有了更直观、更深刻的看法。最终，他选择回归故里，执教桑梓。

唱和诗友 谈笑鸿儒

林之椿在求学与科考历程中，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学友，彼此唱和诗文、切磋学问。

林之椿与挚经书院山长冯骥声交谊尤为深厚，二人既是琼山同乡，又是广雅书院同窗，还是光绪十五年乡试同年，关系非比寻常。

一年秋日，林之椿、冯骥声与骆海珊、张梅坪等人同游天宁寺，林之椿先作《秋日偕张梅坪、骆海珊诸君游天宁寺，是夕观僧家作孟兰会》，冯骥声以《秋日偕林嵩龄、骆海珊游天宁寺，此夕观僧家作孟兰会，即次嵩龄韵》相和。两人不在一处时，还会互寄诗文。一次，林之椿与王国宪同游东坡书院，寻访咸淳进士题名碑，二人都写了诗，林之椿还将自己的诗寄给冯骥声，冯骥声因此写下《林嵩龄以和尧云游东坡书院访咸淳进士题名碑一篇见寄，走笔书此》回赠。

冯骥声是清末海南著名诗人，他的诗歌曾受到黄遵宪的褒扬。林之椿与冯

骥声的唱和，见证了他们的意气相投和惺惺相惜。林之椿著有诗文集《东湖诗文集》四卷，还为冯骥声的诗文集《抱经阁集》作序，序中详述冯氏生平，表达了自己对冯骥声学识与人品的钦佩。

林之椿与溪北书院创办者潘存在兴教倡文方面志同道合。潘存晚年倾力于兴学育才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溪北书院落成。林之椿特为书院撰联：“结交遍天下名流，簿宦归来，晚岁相知成万古；此地是先生故里，登堂如见，后贤继起各千秋。”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潘存学识与人品的敬仰。

此后，林之椿还在《溪北书院有怀潘孺初前辈》一诗中，以“先生自是人中豪，盖代才名北斗高”之句，高度赞誉潘存的才学与声望。这些文字往来，不仅见证了两人的深厚情谊，更体现了晚清海南文人群体以教育为己任、相互砥砺的精神传承。他们二人办学理念相通、教育追求相近，共同推动琼崖地区书院教育的发展。

倡行新学 杏坛留名

琼台书院不过300余年历史，但之所以能后来居上，成为海南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之一，与历任掌教的努力密不可分。林储英、谢宝、王时宇、邱对勤、邱对欣、陈贞等人都曾担任琼台掌教。

林之椿是琼台书院的末任掌教。他执掌琼台书院八年间，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。首先，他不排斥西学，主张“论西学能探政教之本，富强之原”，但反对肤浅地模仿西方表象，“戒诸生莫拾西人皮毛，遂自诩为新学”。这种既开放又审慎的西学观，在当时的教育界尤为可贵。其次，他主张博古通今，反对只读死书。“课诸生以经史词章之学，兼及时务，游其门者，士多通才”“犹熟于古今掌故与世运之变迁，常与诸生言，娓娓不倦”，展现了林之椿渊博的学识与通达的眼光。

后来，在废除科举的呼声中，传统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。1902年秋，在琼州知府刘尚伦的主持下，琼台书院改制为琼州府中学堂，书院“掌教”改称“监督”，林之椿受命担任首任监督。从广雅书院的学子到琼台书院的掌教，再到新式学堂的监督，林之椿的个人经历生动折射出晚清教育现代化的曲折进程。他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，以开放的态度接纳新知识、新思想，成为海南近代教育变革的重要见证人和亲历者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



林之椿画像。资料图